

诗意盎然、高雅古韵

——评龙老石的艺术



初识龙老石,是一种机缘,本无太多发言权,然遍观其书画篆刻作品,使我有如沐春风之感。静谧的氛围,恬淡的自然,诗意的追求,高雅的古韵,跃然纸上,赫然毫端。可以看出画家不仅在笔墨上,更是在境界上有很高的追求。这里想将其在艺术境界上的追求概括为“静深”、“逸古”、“透脱”、“朴拙”。

静深

龙老石的绘画作品深得中国画“静深”的韵味。清恽寿平云:“不静不远也,不曲不深也。”曲径通幽,静中意远,正是中国画造境的关键和中国气化学美的核心思想。莽莽深山,悠然小桥,溪水潺潺,有亭翼然;山河气壮,林木丰茂,飞鸟盘桓,且歌且行。龙老石的作品中,充满了这样诗意的景象,他所描绘的,是心中之诗,是梦中之境。笔墨在他手下,恣意挥写,浑然一体,墨趣盎然。画外之趣的表现正是画家境界的体现。

逸古

中国画的最高精神是“人格美”,而非西方的“人性自然”。人格乃人性经由后天蹈习立志方格化而成,是画家内蕴的人文精神和综合素质的体现。人格高,其画自然高逸一种,气韵生动。明恽道生在《画旨》中有云:鱼怀珠而鳞紫,鹿载玉而角斑,含其美以自泽也,天也。

“高逸”自古便是中国画的高境界,然真正可以做到的人屈指可数。倪云林的山水,深得高逸清瘦之法,所以“洗净尘滓,独存孤迥”;所以寥寥数笔,引人遐思;所以虚处实,无笔墨处亦有无限山川。龙老石的作品中正体现了其对“笔有逸气”的追寻。细品龙老石的作品,往往透出一股灵动澹然之气,似乎观者可以被那画中之山、笔下之泽吸进去,这种引力正是其作品耐人寻味的所在。

画家多取法宾虹老人,线条动感十足,而用意颇静,动中取静,实为难得。笔墨交融,苍逸运斤,古意得之。中国画向来就有对“古”的追求,这“古”并非“复古”、“仿古”,乃是“亘古”、“永恒”之意。在中国人的绘画哲学中,过去即此刻,当下即未来,“蛙跃古池中,静漪传清响”,此刻在画家的笔下随同画家的思想化作了永恒。龙老石对“古”的深刻理解,同他多年的佛学研究是分不开的,佛家讲“妙高台上悟”,讲“当下即悟”,就是对“永恒”的理解和参悟。

透脱

多年对佛法的参悟和修行,龙老石对“圆通空寂”有了独特的领悟。佛法的空寂和广大,在绘画作品中往往表现为“冷寂”和“空灵”。八大山人的作品,空绝高鸢,世所罕见,所以“哭之笑之”,所以“四方四隅,皆我为大,而无大于我者也”,是为八大。

石涛讲“见地脱透”,“透脱”其实是佛家的专语,画家只有“澄怀观道”,方能“澄怀味象”,也只有如此,方能臻妙境,得画旨。

从龙老石的作品中可以读出“清寂”,读出“澄明”。画家早年曾拜师于当代著名高僧园林大师,



为俗家弟子,法号成云居士。多年的参禅了悟,使画家受益匪浅。坐观老石作品,少有着色,多为纯墨山水,且用笔洒脱。中国书画是水墨艺术,是黑白的视觉艺术,然墨即是色,“浓、淡、干、湿、白”、“平、留、圆、重、变”中自有春条舒斜、秋叶缤纷,自有朗朗晴空,云雾飘渺。

老石的作品不落俗套,且有超乎其年龄的老成。观者往往如临其境,感受静里春秋,游于四时之外。王摩诘曾作雪中芭蕉胜景,陈洪授擅写梅花红叶同在,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处理,正是画家匠心独运处。

朴拙

读老石作品,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,“朴拙”。技进乎道,中国自古就推崇一种朴素的艺术创作风格,这是一种寓巧于拙的艺术表现。看似笨拙无奇的笔墨,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灵气和魅力。心中的静寂和淡泊反映在笔墨上就是“朴素”,就是“自然天成”;心中对“实在”的描摹,对“大美”的追求,反映在笔墨上就是“古拙”,就是“大巧若

拙”,正所谓“大美不言”。

“朴拙”在龙老石的篆刻中多有体现。老石的篆刻,刚劲有力,金石之气很浓。象形印多得灵感于甲骨文、出土陶器图绘纹样、先秦象形篆刻,面貌朴素自然,无雕琢痕迹,天真烂漫,机趣天成。其余制印亦取法篆隶,落刀果决,外方而内圆,外刚而内柔,造型多背常理,结构或松散而神敛,或紧凑而外扩,有别样风采,别种韵味。

读龙老石的作品,仿佛置身快乐的静寂淡泊,仿佛聆听清澈的空山鸟语,仿佛一嗅空谷幽兰的淡雅清香,这是画家人格美的外溢,是画家对中国书画高境界不懈追求所展现出的精神气息。

很高兴有机会为龙老石的艺术写些文字。老石的艺术有着独特的个性,这是源自其对“本真”的关照。老石所寻求的艺术之路是从古人处寻求创作的智慧源泉,从真山水中汲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,这是一条有着鲜明特色的学艺之路,也是一条风格独立的创作之路。老石的未来就在前方,因为他正在路上,一条正确的路上。

丙戌仲秋于澄心斋 朱澄

